樂全集

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二十三

宋　張方平　撰

論事

奏夏州事宜

近者夏戎寖驕慢所遣貢賀首領輒假竊官號凌僭之狀暴著臣在秦州雖去諒祚住坐處遠然邊事相關頗知其動靜夏人數易西蕃前年交兵數為董氊摧敗忙宗軍明等族因此攜貳彼誅諒祚既除權迫遂懷侈汰

覲其妄作蓋是狂童野心非同元昊之權譎變詐豪勇神斷者也初元昊欲阻命先威服諸戎潛通契丹結輔車之勢法令明審能用其衆戰勝而無輕狃之志雖覆軍殺將然不過邀鹵獲之利所破城堡亦不能有也不五七年其力已自困況使一舉而有所不利其勢固無以復振幸朝廷撫徠遂至納款猶終不敢極上僭之惡今此狂童只緣誅三強族自謂人莫我敢忤輒爾驕盈北連兵於契丹南結仇於邈川睥睨中國欲負恩信其

經事僨人蓋懼其敢行誅戮雖有忠謀善意莫爲之盡其實上下離貳其部族苦於苛斂若其妄動恐或是其自取亡散之期以臣愚見惟望朝廷嚴戒邊吏但遠斥候繕堡壁除戎器羌寇或至謹據要害以守境保民勿與爭鋒逐利精遣間諜重開賞募以招納其亡叛而潰其心腹此今日禦戎之上策也且戎寇屯集不能曠月日相持恃持重可以敝之但使集而無大利自難再舉矣儻忿不思難虐用其衆契丹窺其釁邈川乘其敝至

於帳下之變勢且有之天其或者旲賊之餘殃其將降罰此羌也

論國計出納事

三司勘會陝西用兵以來内外所增置禁軍八百六十餘指揮約四十有餘萬人通人員長行用中等例每人約料錢五百月糧兩石五㪷春冬衣紬絹六疋綿一十二兩隨衣錢三千計每年共支料錢二百四十萬緡糧一千二百萬石准例六折計七百二十萬石紬絹二百

四十萬疋綿四百八十萬兩隨衣錢一百二十萬緡每次南郊賞給六百萬緡内馬軍一百二十餘指揮若馬數全足計六萬有餘疋每年支草一千五百一十二萬束料一百五十一萬二千石其係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衛清邊蕃落等指揮並本道土兵連營仰給約二十餘萬人比屯駐戍兵當四十萬人本道税賦支贍不足募商人入中糧草度支給還錢帛加擡則例價率三倍茶鹽礬緣此法賤貨利流散弊悉歸官又自慶歷三年

以後增添給送西北銀絹内外文武冗官日更增廣以此三司經用不贍慶歷二年六月聖恩特賜内藏銀一百萬兩絹二百萬疋仍盡放免日前所貸内庫錢帛慶歷三年八月又蒙恩賜内藏紬絹三百萬疋據此銀絹六百萬疋兩為錢一千二百萬緡支用慶歷五年又將江南所鑄到大銅錢一十萬當小錢一百一十萬貫支使及今未滿五年相添費用已盡乃是每年常將内藏銀絹近三百萬緡供助三司經費仍復調發諸路錢物

應副方始得足即日外州府庫捜刻亡餘不知內藏蓄積幾何可供今後支撥天下山澤之利茶鹽酒稅諸色課入比之先朝以前例皆大有增剩可謂無遺利也若據國家天下之廣歲入之數自古無此之多者然有司調度交見匱乏之直以支費數廣不量入以為出所致爾方今急務莫先貨食貨食不足何以為國昔唐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禁軍之餉畿甸百姓至掇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貢奉之至王室可為危蹙矣然患難既

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禁兵之籍不啻百萬人坐而衣食無有解期七八年間天下已困而中外恬然不知云救萬一因之以寇戎加之以饑饉則國家遠計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請舉一事而言則他可以類知也景祐年中天下預買紬絹一百九十萬疋去年至買三百萬疋諸路轉運司率多訴者有司未如之何已議者徒知茶鹽諸貨利之法弊而不知弊之所由詳求其故法實不弊勢使然爾置兵有策則邊費可

省邊費省則兼并之民不能覩時緩急以侵利權然後
有司可以制輕重矣臣以不才謬當大計職憂所切心
如焚灼推諸利害至於根本則闗杌動静臂指伸縮乃
繫二府非有司所預謹具大畧乞下中書樞密院審加
圖議裁於聖斷變而通之允庶蒸民之生兹為適治之
路

再上國計事

臣昨曽約計天下財利出入之籍知天下之所以困本

於兵因勘會自寶元慶歷後内外增置禁軍歲給錢帛糧賜等數進呈乞朝廷圖議其事有以弛張之伏以太祖皇帝取荆潭收蜀廣南江南備晉寇禦西北二敵計所蓄兵不及十五萬國初得周兵十二萬後平蜀揀其精兵止留一百二十人及乾德中選練中外之兵止存十萬葢極精鋭也後乃稍增及十五萬人爾太宗皇帝平太原備西邊禦北塞料簡軍旅增修戎備志在收取燕薊然蓄兵不過四十餘萬人先皇咸平中備西邊禦北塞寬募戰士至五十餘萬人及契丹請和祥符以後稍稍消汰

弛馬牧地給耕民 先帝常語宰臣曰天下兵馬之數雖不少精鋭者鮮且今之兵與古不同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敎戰民即兵矣今皆坐待衣食國家經費至廣不可不愼於選練向敏中曰軍額漸多農民轉耗近準詔旨已往名募斥去疲老大減冗食帝曰卿等常宜講求務于經久之要 邊將占兵自固者輒罷之 先帝常詔環慶路減神勇兵還營周瑩言當路兵數非多未敢便減上曰西邊艱得芻糧每歲役民輸運瑩無心惜民亦可知矣即以曹瑋代之 至於寶元幾四十年可謂又安矣向因夏戎阻命始籍民兵俄命刺之以補軍籍遂於陝西河北京東西增置保捷武衛宣毅等軍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宣毅二百八十八指揮此其尤多者佗不具載 既而又置

宣毅於江淮荆湖福建等路淮南三十二兩浙二十二江東十三江西十七湖北十九湖南十一福建十二指揮凡内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百萬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半分剩員等不列於數連營之士日增南畆之民日減邇來七年之間民力大困天下耕夫織婦莫能給其衣食生民之膏澤竭盡國家之倉庫空虚而此冗兵狃於姑息寖驕以熾漸成厲階然且上下恬然不圖云救惟恐招置之不多也且太祖訓兵十萬人以定天下今以百萬

人為少此無他爾各茍及身之安莫為經久之慮也夫
茍且者臣下及身之謀經久者陛下國家之計今負販
之家猶汲汲於擔石之備安有不慮經久而可以保全
天下者哉比歲以來三路入中糧草度支給還價錢常
至一千萬貫上下邊費如此何以枝梧臣較今大計加
之百萬不為益減之百萬不為損而比來鬻官六千緡
者與簿尉萬緡則殿直諸監筦場務官準課程以立賞
格收贏至三二千緡即以次遷陟不知賣官遷官幾何

員數可供三路一歲糧草之費是謂聚歛澮之微供尾閭之泄也淺陋之人更言遺利以裨經用末矣蓋財計盈虛時事安危繫諸兵而已矣景祐以前兵五十萬三司財用無餘及今而加一倍則何以得足臣近約度今年在京支計前已進呈只是准擬常程用度圓融變轉僅以有備過此以往若更因之以横費加之以饑饉雖有智者亦恐難以善其後矣況臣之愚敢期克濟惟社稷之福祖宗之靈陛下至仁盛德有以感格天地降之

以善祥報之以有年則兆民之所賴也若觀諸人事臣愚竊甚寒心伏望令中書樞密院檢會臣前奏審加計議裁於聖斷早為之所猶須效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溺緩則益不及矣

請節省財用事

伏以天下承平為歲深遠而國用不贍民力益困今聚師境上調費寖廣倚於經入則財不給加以橫賦則人不堪救茲交急特在陛下身先於率下惟事事乃其撙

約而已臣竊惟陛下躬勤節用克自抑畏凡諸服御殊為菲薄而兹中外之論皆言用度之過臣竊疑之葢宮闈嬖昵左右近習假威恣横敢為欺誣仰恃仁慈縁為姦弊且禁中呼索輒稱聖旨有司應奉皆為上供故外人不知其詳而譏議累乎聖德國家帑藏之困乃羣下侵牟之蠹也伏願陛下上念宗社之計下以生民為心彼婦人宦者何煩過為姑息超然遠慮斷自天心試取先帝之世及陛下臨御以來天聖之初宮司帳籍如內

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費金帛則知增損豐儉之數以
一言裁減之恩為萬方富庶之本兆民所賴為幸實深
先朝以前事恐難繼若天聖初體例夫豈遠哉因降詔
書諭天下以陛下憂邊之心愛民之故則將卒聞之孰
不奮勵以授命士民聞之孰不鼓舞以稱仁至於外諸
司庫務凡百橫費乞特置司局選用公平通敏諳曉時
務之士三兩員條理之而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其不
便者惟是左右主當之臣爾誠陛下斷之不疑無容阻

撓則上可以資德美下可以施恩惠內可以集國計外可以成武功效速而利多事近而德遠此當世之切務也

論減省財用事

臣近受勅同賈昌朝等定奪減省財費竊聞淵旨先自宮禁裁省一切用度至於聖躬奉給緡錢亦令罷供此蓋陛下身先勤儉為生靈計夫減省所為者自下而議上則於體不順由上以率下則於名為正臣願以禁中

所行之事擇其大者三數節宣示外廷因發明詔使天下共知聖意憂邊愛人之深則中外臣庶得不體國家之急上承美德者乎特在陛下斷之清衷不屑細言則成效可冀也其有徇己之利與則喜奪則怒此女子與小人之情怨謗所由生也臣輩敢不竭精畫慮上副天心

請校會邦計事

伏見西事以來應副邊備天下被其勞凡百賦率至增

數倍當時朝旨蓋為用兵之際權宜應急豈敢承以為常今邊防雖已漸寧而緣邊戍守未能徹備四方添置兵馬數亦甚多向之所增賦斂必難復舊何以慰天下百姓之望朝廷所以綏懷二國者正謂寛財用紓民力以厚為之備也今乗邊事之閒豈可優游虛度歲月不切講求經久之計若遂恬然憚於有為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難以善於後矣今内自三司外至發運轉運使凡掌財利之官簿書期會猶不暇給豈暇為國家生

民遠慮者裁臣欲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才敏之士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為出平貨物之輕重通天下之有無校其利害之源以革因循之弊旋具事節先到中書樞密院開陳商量必久遠可行者奏上取裁若細碎之事無大損益徒成煩擾不須施行所冀助財用紓民力當今之切務也

再奏請劄子

方今天下切務無先貨食貨食之原在於三司而計臣

事務煩綜簿書期會之不暇給豈暇及於國家根本之慮哉故於去年曾上言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歲計之所入約中外之所費移用之法則權其輕重聚歛之物則通其有無參究利害之原刻革因循之弊所冀寬財用紓民力助三司均節之體者也自後未蒙朝廷施行不測所以難之之意今不乘邊事之間急講久遠之策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恐朝廷重於生事欲乞且令三司將天聖中一年天下賦

入之數及中外支費之籍與昨一年比並條上則國家之大計可校而知矣如是而可以經久則善如其不可則豈得恬然不深慮哉前所上劄子伏乞更賜詳擇

請別差官議財計事

臣近曾上言乞差官就三司議財計事近聞已差臣及楊偕且臣本請推擇才識之士已而自當其選招攬事任以為己功干涉物議理甚不可緣臣忝處言責之地故思慮所及合以陳論豈其淺愚果能周務其所裁定

之事雖更經中書樞密院商量就復有失將使誰言乞
賜別命近臣於體爲便改差高若訥

奏財計未便合商量條件

臣昨請差官就三司同議財計事訪於衆議凡公私利
害比比而有今舉其大要列上五條略開其端餘繫所
議凡如此事必料中書樞密院及三司前後皆有臣寮
曾上言其便宜亦乞檢會送下本處參詳可否施行一
陜西河東見行財幣利害合議定經久之法以便官私

一天下常平倉所以權斂散平輕重合議興舉一兩川久來將諸場務課利變納銀及自西事已來增賦絹布數多民力交見困竭合議救革一淮南諸鹽場積鹽相因而江南遠地荊湖兩路民無食鹽官有遺利衆謂通商為便合議施行之法一諸路入中糧草利害極多本為窮邊艱於輓送計其役費募人入納比來豪賈遂擅公利因國緩急反操輕重其間地有險易穀有凶穰平准適宜合行議定奉聖旨送楊偕等商議

請省陝西兵馬及諸冗費事

臣伏聞陝西夏旱二麥不收近雖有得雨處秋田亦未必有望民已艱食頗有流移邊警雖寧兵戍尚衆因之饑饉事實可憂芻糧委輸最為切務朝廷綏懷夏寇本為休兵息民若其役費不紓必見物力日困經久之計殆無以支又比來諸州累報地震考諸咎證由陰有餘夫陰者妻道也臣道也民也外蕃也此時後宫無過制外廷無權強所當戒慮者民與外蕃爾内安民而外待

强蓄其要在貨力有備而已今境上堡寨兵分力微假如寇來勢必不能出戰如其守也即隨處土人自應足用況春夏之際敵人必無大舉若每年三月以後緣邊所屯軍兵一切抽向内地就食至八九月復遣出戍又邊城一馬之給當步卒三人既多羸駑不任馳敵平時虛糜芻粟動輒兼人送命若今後所發緣邊屯駐馬軍約度足以巡邏外稍用步人替還寬減調度此其約也近聞勾抽陝西提點刑獄曹穎叔到闕欲令減省邊計

臣兩見穎叔據其說畫亦恐虛行今邊臣惟務留兵朝廷無肯任咎悠悠穎叔如大計何必在內外協心休戚齊慮秉邊隅之粗間極夙夜以疚懐倘詳利害之原猶有異同之論斷之欲獨當繫聖裁穎叔此行每事乞明與處分凡千冗費深加裁減如恐其勢輕重難獨任或推選近臣一員承命而往其陝西四路部署乞各賜一詔書諭之此意使與穎叔公共計議所有陝西轉運使亦乞察臣前言早賜别行擇任

請減省河北徭役事

伏以國家通好契丹三十七年于兹矣邊人不知有戰爭之患餉餽之勤保其父子室家安於耕桑畜牧宜乎生業益殖事力加裕而比屋彫瘁無蓄藏一穀不登莫能自濟臣愚竊思其故其弊有三一曰廚傳二曰徭役三曰河防自和好以來邊將無所事惟以酒食宴樂苞苴問遺名聲相傾惟恐一不逮公錢不足則取於百姓百姓不足則賈以求贏賈又不足則有傾私槖以繼之

者羊豕不得擾于闤雉免不得安于野行販者不得共其利擔負者不得寧其居此厨傳之弊也又民之大害惟在更徭有丁解州役即被縣差家無兼丁自身營業故凡役事率以雇傭二年一更傭金不減十萬中人之家耗矣夫如是百姓安得不困臣獨竊歎邊陲無事逾四十年不能公私充實備於無患而竭民之財産於不急之役及官吏口腹逸欲之費一旦倉卒蕭然無所恃惟彼河防猶為國事所不得已者欲乞朝廷選官與河

北轉運使盡取一路郡縣凡民之籍以較徭役之數益減節之所有州郡厨傳餼贈之弊深料此事亦非官吏所願然蓋體例相習彼此相形雖有愛民節用之心勢不可獨異臣謂宜明為條約事為之制則雖往來使客亦自絕過望之心至于毀譽愛憎亦當漸自消弭然後裁損用度以充公私之備詢考名實以觀郡縣之政三數年庶乎民之富庶必有加也

請選河北河東陝西轉運使事

切惟今邊事粗寧正是朝廷日夕留意思患預防之時若夫撫綏疲民均節賦役與事切近而可以致功利者三路轉運使最當精選也如陝西河東殘敝之餘而用某等今又除某官此遵常守故叙遷次補而已任才濟務則未也近某官授河北衆亦非允然有與共事猶可相兼其陝西河東各乞特選一員代去其尤不任職者聊以下厭物論夫有言責者事有害於理則言之可也相時俯仰依違其議蓋懲高論之無益度朝廷之能行

者而少取其效爾

論京師軍儲事

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强敵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戎馬生郊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摹畢講不還周漢之宇而梁氏是因

非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城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最急最重臣慶歷五年權三司使嘗取責到在京諸倉見在斛㪷數人糧一千三百萬石是時每月約支三十四萬有餘石計可備二年一十一月日支遣馬料三百二十萬石是時每月約支四萬餘石計可備七

年支遣今次受命再領邦計昨於三月中取責到在京諸倉見在斛㪷數人糧八百萬石每月約支四十萬石計可備一年餘八月日支遣馬料七十萬石每月約支四萬七千餘石計可備一年餘四月日支遣自慶歷及今通十年之比計所虧耗五分之二為國遠慮竊所寒心究所以致然者蓋自慶歷七年揀發京東西江湖淮浙宣毅兵士充塡在京諸軍至於諸色冗食頃來益衆復自有事西邊內外支費不贍屢減東南之糴使輸緡

王府或州郡災傷朝旨輒輟糧運以救賙艱急亦緣諸路轉運積成廢慢年額虧減上下因循闕於督舉官失其守事忘其舊致令儲備益乏如此日侵月削更五七年京師倉廩無一年之蓄矣夫金帛輕貨緩急易聚至於糧餽非素為備若因之以饑饉倘別有不可預防之事一旦闕悞豈可倉卒而致者倘有不給雖大聖智其將何術以濟此國家安危之計也臣才慮疎淺然職思其憂謹具所合舉行之事畫一條件如右

一汴河年額上供斛䢇六百萬石若每年般運及數可以年
支得給而有餘自康定年後西邊用兵經費不足每年常
將上供斛䢇折納見錢一石千錢為率或一百萬石或
五十萬石是時王師外戍在京軍糧月支數少減倉儲
供邊糴猶為有名自後邊兵還營京師增置禁旅人數
益多猶復時緣前例折納去年以恭謝大禮亦是於江
湖六路將斛䢇五十萬石折錢五十萬緡起發上京乞
特降勅命三司今後更不得將年額上供斛䢇折變見錢

一汴河上供斛㪷本為京師軍儲自明道年山東荐饑朝廷以為憂特令截撥運米入清河賑濟自後縁此屢以上供糧斛外支諸路去年令截上供糧米六十萬石應副河北十五萬石應副京東五萬二千有餘石自湖南起發赴昭桂州卸納然州縣災荒理當賙救若慮害輕重則本末當有校矣乞特降勅命今後諸路災傷不得更議截撥上供斛㪷只令三司多方擘畫就別路支移應副若極於艱急須至輟借内帑錢帛猶愈

於虧乏軍儲之患大也

一廣濟河年額上供斛㪷六十二萬石其實五十萬石內十二萬石因慶歷初京東轉運使奏南京軍營多每歲計度軍糧支移徐單曹濟州廣濟軍二稅應副民力勞敝遂截上供運米十二萬石通舊八萬石共二十萬石充本京軍糧却從廣濟河認數般運填納所截粳米小麥其填數多是雜色粟豆已為虧損倉儲而又每年三司折變錢帛供助支費至和二年折三十一萬石嘉祐元年二十萬石或有盡

數折納之時只是三司承例施行亦不曾奏候朝㫖今年不曾更行折變然亦慮本路逓年不曾盡數起發斛㪷以此綱運人船或有因循闕備乞降勅命三司今後不得更將廣濟河年額上供斛㪷折變錢帛及下本路所般年額斛㪷今後須得起發及數其綱船兵士常令本司添填有備運路河道亦委本司相度擘畫取令通濟一惠民河年額上供斛㪷六十萬石内二十五萬石係淮南年額般赴咸平太康尉氏等縣充軍糧比

來發運司又於汴河上供年額內豁除此數顯是將此
斛㪷兩充數省司見行根問次其三十五萬石合是京
西管認起發近歲並不曾提辦般運其到京之數每年
五七萬而已勘會皇祐五年曾降朝旨令蔡河撥發司
每年添般上供斛㪷數目本路辭訴部內災傷乞候豐
熟應副自後因循亦是催促不前今相度本路財賦不
至豐贍諸色支費亦多今辨年額必恐不迨乞降勅命
今後年額上供斛㪷特與減十五萬石只令般運二十

萬須管到京數足不得更有虧闕内供御小麥并油醋
庫油蘇逐時依省司拋數供納外許以大小麥小豆黑
豆穀粟充數

一黄河檢會景德二年勅陝西轉運司每年認定馬料三十
萬石上京所有細色斛㪷如有剩數即行般運又檢會三門
白波發運司編勅黄河年額上供糧斛委陝西轉運司並支
新好斛㪷赴緣河倉送納仍常預報三門白波發運司計度
人船般運若計度支移有失即罪在轉運司般運虧額即罪

發運司並令三門發運判官催驅般輦每至冬終具般過數目比較申奏臣看詳景德二年正是繼遷騷擾西陲用兵陝右困敝之際然猶漕運上供京師未嘗廢也勘會近歲以來即不曾起發一船一運到京抑由中間天下無事財力豐贍倉廩充實不以儲蓄為切務內外因循及寶元中夏戎叛命遂不暇給頃來邊事寧息關中累年豐熟本路財費無闕朝廷至今每年供給物帛不少其舊額馬料三十萬石合行計度上供乞特降勑旨下陝西

轉運司三門白波發運司起嘉祐二年秋一依先降勑
命據年額馬料三十萬石須管般運到京數足
一在京歲支馬料豆麥約六十萬石近年計度多抛數下
發運司起發遂以大麥黑豆粗色充數每年常及三十
萬石計兵船口食水脚為費數倍今若令陝西京西及
將京畿二稅細色折納粗色歲計可以得足則汴河漕
輓專令般粳米量以小麥充以年額此所謂轉江湖之
穀以實太倉者也

一今以軍儲大計欲倉廩充實諸河所般年額上供斛㪷據
見今綱船兵梢常患不足難更添數般運惟是在京坐倉收
糴可免漕輓之費即今京倉月支軍糧四十萬石若坐倉收
糴每月以五萬石為限猶有寬剩可以充民糴如此每年可
得六十萬石其價例當隨時估定然通計中等價例每㪷一
百文用錢六十萬貫勘會逓年春初內藏庫撥錢六十萬貫
付三司添助支費謂之年退錢樁留此錢以充糴價可
也即今計天下財賦所入中外軍國所費年支見在不

至交闕昨以河北災傷又河防為患本路艱急自三司
供給除軍糧斛㪷外支撥見錢銀絹約八十五萬貫足
兩又約度今年年支糧草計置人糧馬料二百萬石以
本路豐稔更於年計外添糴一百萬石准備軍儲凡此
糴本價錢今已計度有備又今年見將麴院店宅務課
利錢六十五萬貫撥還内藏庫填納至和二年分輟過
河北便糴本錢約更用來年半年課利可以撥填數足
凡此錢數並係年計外非泛支費總計二百二十萬貫

有餘即日猶據見在粗無闕乏若諸路豐歉邊陲寧靜
朝廷每事撙節別無横費則年退錢一項椿充坐倉糴
本添備軍糧足可那容不至闕悞
一備儲廪通漕運當今河道疏通藝祖開國首浚諸河按汴
渠本禹迹也春秋時已名見諸經歷代嘗濬之隋大發民開
鑿通濟渠其去古汴依約不遠自漢至唐雖都雍洛凡諸水
運咸資此渠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每歲開理
緣河人户各蓄開河器備名品甚多未嘗有堙塞也天

聖初有張君平者陳利見始罷春夫繼以淺妄小人苟
規賞利撙減役費以為勞績致茲淤塞有妨通漕至于
惠民廣濟二河皆所以致四方之貨食以會京邑舳艫
相接贍給公私近年以來悉皆填塞盖圖長利者不恤
於小費期永逸者無憚於一勞伏乞朝廷訪問差擇稍
知水利精力幹事不拘文武官三兩員經度計置開通
諸河各據地分所歷州縣夫令盡工料疏理其木岸填
閘堰埭材用合繕修處先為計備嚴為責罰必令經久

去年京畿大水壞官私廬舍自去秋至今春半年之中所修諸軍營房十餘萬間夫以國家物力豈有不可成之事但事敗於因循而成於果決至於其所不獲已亦必成而已又諸修造無名不急之處土木之工無時暫輟所費不可勝計此諸河道皆是祖宗留心之地國家大計所資忽而不圖是亦有司之過矣

一裏河折中倉本是在京便糴以添助軍儲隨時立法旋行拋數然於邊糴輕重有妨以此便入不能及數近

慶曆年中今在京入中諸色斛㪷二百萬石用三說法三十貫支見錢三十五貫支向南州軍末鹽三十五貫支香藥茶交引當時為河北緣邊入便亦用三說文鈔以此只入到十五萬餘石事體不便遂罷今在庫香藥闕少又江湖末鹽自是見錢之法邦計所賴諸山場茶貨已充河北糧草支用若更將折中行使必亦利害相攻故不若坐倉收糴事簡而利溥也

一京東淮南土壤寬廣財穀足贍可容三五萬人駐泊

就糧若遣京師禁軍就糧淮南河北兵士就糧京東可
以省倉儲留邊穀因其外屯亦可揀退疲冗
一積粟太倉本以强兵而惰游冗食之人坐爲糜耗使
儲廩日以虛竭玩而弗恤斯為深弊勘會在京及畿縣
諸營剩員僅及三萬人至於京城六軍兵士其間老病
不堪作役者至多諸司庫務疲癃游冗不可勝計是皆
衣食於帑廩年蠹生民之膏澤者也夫山海之高深不
讓涓塵之益億萬之數積於一二故事聚蓄者必累微

細以成廣大凡此在京六軍及京城府界剩員諸司庫
務諸老病之人欲乞朝廷詳酌指揮漸次揀選放停免
令虛耗倉庫

一府界稅賦准皇祐五年赦勑應開封府諸縣兩稅太
重特於元額上減落三分永為定式今勘會除依赦勑
減三分外即今夏秋二稅斛㪷四十萬有餘石錢三十
四萬有餘貫紬絹十萬有餘疋向由賦重百姓輸送不
迨故因災害多是體量減放務從寛恤朝廷以此明降

赦令例行優除姦游之民尚循故態年穀順成亦復披
訴官吏自圖省便未嘗按行檢覆但據保甲槩為約免
苟容僥倖習以為常今後畿縣災傷差官分檢令並依
農田勑式樣施行除放蓋租稅之制有國者所以取于
民至公之道爾若是歲之凶穰如法而弛斂事舉其中
理合於正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者也
一轉漕之職在發運使屬之官責當久其任請精選才
幹之吏曾歷三司判官合入第二任轉運使資序人權

充候及三年職事辦集即與正除又及三年事務脩舉與就除三司副使領職又及三年與除近職或兩省官其有器畧足用者更自朝廷奬擢委任其兩員嘗令先後除代此則為官擇人之體也

一糧綱到京交納少欠每歲不下六七萬石其逐綱拳歷兵稍糧食承例在路並權閣不請及到倉卸納據逐船少數將在拳閣留糧斛充償所欠謂之折會據兵稍口食合是縁路支請輒行積留却將太倉合納軍儲消

折此皆起於近歲因循敝例理合令發運司依數包認每年候上供住運具折會都數下本司次第理納補填此小事已從三司指揮行下亦合以聞右臣所條畫事節乞自朝廷詳議施行倘相繼持守不遽隳改則庶乎三年可以餘一年之儲十年可以致三年之積通三十年而有九年之蓄可謂盛王之大業也前史有言堯之水湯之旱而無危忘之慮以其儲蓄有備爾堯湯之聖不能以無備而待天災天災流行亦無如人之有備也

唐劉晏論漕運之事云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强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兹請命是謂安社稷之奇策也夫立人之道建國之本在乎衣食而已矣惟陛下深留聖慮焉

樂全集卷二十三

樂全集卷二十四

宋　張方平　撰

論事

論國計事

臣切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因是而為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凡所謂賞罰法令仁義廉恥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內無

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其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貨食者
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衝
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
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天下之大勢也臣在仁宗朝慶歷
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為朝廷精言此事累
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體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
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
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歷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

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壯城牢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此其歲增衣糧幾何是皆出于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歷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録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歷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歷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

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歷中收七百二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歷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聞比較督責不聞有所寛減也如此淩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之

餉畿甸百姓至援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方貢
奉之至可謂危蹙巳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
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
敝巳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云救寶元康定中戛戎阻
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入中糧草在京支還交鈔
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萬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
須内帑供給慶歷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内庫銀紬絹只
此兩次六百萬足兩三司以補一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巳

定二紀于兹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不幸大變
仍臻頒賚之餘府庫虚匱宿藏舊積蓋無餘幾萬一因
之以饑饉加之以冦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苟
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國家之計兹事體大
在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日生煩
務常程計度簿書期會則在有司至於議有繫於軍國
之體事有闗於安危之機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
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斂必降勅支給必降宣是祖宗

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真宗已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為弊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於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為損益屬之有司可矣提其綱則衆目張澄其原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節卦之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事當為制度以節之爾若但遵常守

故齪齪細文避猜嫌顧形迹恤浮議而廢遠圖忽人謀而徼天幸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雖噬臍何嗟及矣臣服在近列荷恩三朝竊見時事日以迫急不勝憂憤輒罄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

請裁減賜賚事

天下不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自仁宗升遐及今未滿四年大禍仍臻内外公私財費不贍再頒優賞府藏虛散臣深惟方今至急莫先財用財用者生民之命為國

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實難財用不足生民無以為命國非其國矣祖宗平天下收斂其金帛納之内帑諸庫其所以遺後世之業厚矣自康定慶歷以來發諸宿藏以助興費百年之積謂存空簿竊見赦書其諸軍將校賞給已行支散外至於文武百官既以遷官加恩德澤已厚其諸賜賚若更循嘉祐近例切慮國家財力不堪供給伏乞檢會真宗上仙遺賜仁宗即位頒賚舊事施行乃是先朝體則非由今日裁損所有山陵制度遺詔戒

從省約切聞永昭陵修奉之時有司不能恭遵先志張
皇勞擾虛費不貲供索煩多半成棄物乞下三司及經
由州縣凡係科率所及路分當職官吏各據的確名數
明立期會務在愛惜官私物力今日月猶賒足以辦集
至於諸色用度非所急者不以小嗇為無益而弗為不
以小費為無傷而不節深慮經遠之計以底蒸民之生
方今之切務莫先於此矣臣等被遇先朝叨處近列身
同國之休戚目覩民之利病不敢循默少裨涓塵

論時政要務

陛下受天明命纂隆大統勵精圖治志在緝熙祖宗之休烈虛懷訪逮思聞嘉言自輔臣近職沃心納說益日有以啓迪天聰者矣臣以薄陋久參侍從昨因外徙暫留朝著居無事職不敢請對旒扆今被命守藩奉辭就路敢不少効狂斐微補大猷臣聞治國者知為政之所先則能成天下之務知當世之所急則能通天下之變方今政之所先莫先於簡人材時之所急莫急於足貨

食簡人材當精察其誠偽足貨食在屏斥其游冗推是而言觸類而長之提綱而衆目張矣臣請畧舉其槩堯舜禹臯陶益稷古今所謂聖君賢臣也書稱堯曰克明俊德平章百姓以協和萬邦言帝堯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平和章明百官之政故得天下乂安至於舜禹臯陶益稷相與謨治道之要吁嗟相戒率以知人為本且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夫帝堯猶以知人為難可諒人之難知也若夫天下之廣萬幾之煩故非一人之

聰明精慮所能周舉亦在操其要而已矣今自二府輔臣侍從近列至於左右前後之人其材用淑慝不可不知也知其材用淑慝則陛下之腹心有所付然後庶務可以舉矣以陛下之明而察其言行考其能效參之羣論亦可以得其粗矣若復要其操守觀其履久而益審則盡其精者矣此所謂簡人材之大畧也方今中外庶務積習頹弛兵籍猥多而不精練吏員猥多而智効一官者少至於宮省之事體宗室之禮分制度不立苟為

因循國計不贍民生日匱此所謂斥游冗之大畧也或曰持盈守成之道當循舊章兹所謂淺近之常談不知時務者也今日之政其敝豈可不救譬之琴瑟不調甚者況當陛下始初健粹天下想望朝廷手采傾耳以聽惟新之令葢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發而中節斯謂之中事舉其中無過可矣若曰恬而無以為也何異大厦有風雨之患而不知葺病者有膚腠之爽而不知療良匠善醫豈應若是臣今所言所謂舉

其槩者譬之文章為發題爾陛下以臣言稍合於理試
舉此題以詢諸可顧問者必有能推廣利害詳為條對
又以見臣下之器識庶於海嶽薄增塵露

論治道大體

陛下即阼以來顧諟天之明命慮而後言議而後動欲
以身先而率天下以正可謂盛德矣然始初清明中外
觀德朝廷風體顧當先其大者遠者若夫厚風俗美教
化修典刑正紀律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此今

之所當先者也而近日政令未見有可以慰天下之心
者而但聞利害相傾愛惡相攻議論紛紜斥免繼踵臣
恐四方有以窺時政者矣國家設官分職置臺諫官臺
官以究邪慝繩愆違肅朝倫諫官以拾遺補鈌規君過
歷代具員各揚其職仁宗虛懷盡下容納無擇先帝英
明健粹令出惟行陛下祗遵成憲以端治本王道正直
在執厥中所言是耶事固當無大而必從所言非也事
亦當無小而必察取其至當何所依違天無私覆日月

無私照帝王之心如是而已矣又方今朝廷之大弊政事所以因循人情所以不盡止為避煩言恤形迹事小嫌廢大體名曰公道其實徇私名曰慎重其實苟且以此為適治之路是猶北轅而之楚也伏願陛下廓大明恢遠度有以率勵羣下革此敝風俾協恭和衷共成雅俗如此則君體以尊人倫以穆紀律可得而正風俗庶幾乎厚陛下以此圖於執政推是而廣之觸類而長之治路由此而適顧為近爾

論消復災異 治平三年

臣自到闕伏見陛下以垂象之變避正殿減膳降服恤刑罷宴徹樂聲弛力役所以修省答天戒者甚至竊聞退就宮閤尤為憂勞至以聖躬為民祈請臣深惟陛下以上聖之資自在藩邸其稽古好德令聞夙著於四方繼天纂統越今四年始初清明厲精求治然未聞有以修明紀律震耀威靈以究安危治亂根本之議也前史推彗星之占率以為除舊布新之象中外之因循久矣

官失其守事忘其舊綱目頹紊憲章隳弛天其或者儻將以是為告先賢以為政譬之鼓琴瑟不調甚者必當解而更張之竊觀朝政殊未遑及此晉書紀何曾傳曾侍武帝退而告其子曰吾每對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後天下亂危果如其言今夫萬幾庶政屬在兩府顧陛下以燕暇之時就清閒之處延名執政之臣從容賜坐垂意訪逮各使悉心陳治道之要以陛下之明而擇

參其言舉其可施行者以興廢舉廢捄時急務匪惟修人事抑以承天意又比來災眚間作率由陰沴夫陰也者臣道也妻道也夷狄之道也庶民之象也陛下推是而求之則天意可見而消復之道得矣惟陛下留神幸察

請郊祀用新樂事

臣前承宣詔崇政殿觀新樂近又聞聖旨以將來南郊且用舊樂令兩制詳定伏以後周樂律本王朴實儼之

所考正朴旣人傑儼亦通儒制作所傳必貫精義按朴
疏云自秦而下旋宮聲廢自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
所存者黃鐘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
五律謂之啞鐘唐太宗用祖孝孫張文收考定雅樂而
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唐末之亂工器都盡購募不
獲文記亦亡集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梁及後唐晉漢
缺壞尤甚至於十二鎛鐘不復通其聲律但循環而擊
之編鐘編磬具儀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黃鐘之

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絶世宗臨視鍾虡患雅聲淪替乃命竇儼考詳八音粗加和會以朴通於律歷宣示古今樂録令加討論朴遂依周法以秬黍定尺作律凖十三絃分尺寸設柱以凖十二管之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旋宮之聲久絶由朴而復出遂命太常按習國初因之後太祖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因詔和峴審詳其理峴言王朴黍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

詔依古法創新尺并黄鍾九寸管令工人品校其聲果下於王朴所定管一律遂重造十二管取聲自此樂音和暢景德中御史上言太常樂器多損音律不調先皇命李宗諤考較課習既而親臨閱之亦先以律準定鍾石自是樂府寖有制度陛下自景祐以來講求樂事於時李照輩各率所見議論不經制作乖方尋亦廢罷聖心深維治本以禮樂為大事故孜孜考逮必欲盡其精要考音制器葢已詳備矣在周王朴雖造律準略定八

音爾時方經略四方用干戈征伐海内日不暇給葢但編次舊器考擊粗諧會而已藝祖詔和峴重定律尺亦未嘗有所改造也今陛下既合衆議新作金石試之廣廷聲律又協此乃藝祖之遺意先皇之遠懷夫又何疑成而不用夫樂本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既和而反感於人心者也先王以是交人神變風俗其用大矣然歷代之審音者常鮮其人又音樂之妙非淺學所及應于耳而通於心然後能達其精微之致儒生學者拘文泥古

蹈于形器制度之間而不自知律吕本于自然之道音
官藝人記其搏拊節奏之序而不能知敎化之原臣往
年嘗蒙宣示樂府要略竊以蒙昧妄為注解即知聖心
之于樂律通達本于天縱也外廷諸臣不足以仰望清
光預制作之議今郊祀日近乞令太常勒工人按肄新
器使益精習用之禮天地薦祖宗以伸陛下之孝誠則
積年之勤亦不虛設無煩過事謙損以稽盛節

論君前臣名事

臣聞君尊臣卑人倫大義所以立朝廷之體定上下之分不易之道也故君前臣名著自上古陛下紹膺寳命光宅萬邦降意虚懐優遇羣下小大之臣進對率稱其官此乃等夷相推民吏奉上之言非所以正尊極而隆堂陛明王制而崇主威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以至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真宗嗣立之始厚待先朝宰臣呂端李沆初不呼名二臣上表固辭尋如常禮陛下歷數在躬及兹四年君臣

之際尊卑之分別嫌明微在乎言動願陛下總攬權綱
威恩並用呼官過禮乞從寢削曰公曰卿足正名分長
轡遠馭使無遺力則百職並修庶務以濟此遠者大者
之體也

論宗室賜名事

臣昨受勑修宗正寺玉牒臣先於慶歷年中嘗領此職
近閱屬籍文簿仍是慶歷七年八月臣所修進及今二
十年不曾復行編纂慶歷七年所進屬籍皇族已賜名

授官除前著籍外其新立籍五百八十八員其未賜名
授官者猶有二百五人共一千八十有餘員上通聖祖
及廟諱并已前薨卒落籍者凡一名即同音諸字皆為
相犯又諸文字如日月水火等不可為名者甚多以此
近年所賜宗室名不成文理無復義訓竊慮接續更賜
名授官者下本司撰名益更鄙俗稱呼不便謹按禮經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
食序以昭穆人道竭矣故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

免殺同姓也六世親盡無屬名矣按屬籍所連名太祖皇帝之後曰德曰惟曰從曰守曰世曰令曰子太宗皇帝之後曰元曰允曰宗曰仲曰士曰丕秦悼王之後曰德曰承曰克曰叔曰之曰公則世數可推也國家鼎祚無疆宗支蕃衍但據即今人數已為無字可名欲乞下有司檢會諸屬絕無服之親今後賜名其同音異字並許撰進合係連名者亦乞朝廷詳定指揮

論王府官屬事

竊惟潁王地居嫡長春秋鼎盛方今稽古向學修誠進德若其左右前後有位之士所以朝夕納誨咨告法度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一有元良萬國以正社稷之本也今慎簡宮僚進用時俊歲年之間即復遷易於此假途以陞要近乃令搢紳之列指為仕宦捷徑非所以資王之重也願留聖慮申諭執政王府記室顧當兼用詞翰之選至於翊善保傅之業也宜於兩省以上推擇老成舊望行安而節和者得以久處其職俾典領宮中之政

至于侍御僕從便僻側媚以非正之事云為者察而聞於王小者懲戒大者上聞而斥之無有憸人得在王門以著王之令聞茲國家無疆之休惟陛下留神幸察

請慎用兩制資序事

伏以知制誥之職所以代王言為誥令由此名入禁林充學士非才譽允洽何以當其選比來朝廷率以體例補次日近誥命或有淺鄙傳為口實前代國家有事之際或以單札之辭折衝千里之外使三軍感勵萬方悅

勸背逆兇醜或以革心邊遐方外域或以向化故知文詞書命有足以助國威宣王澤也祖宗之世有自州縣之職拔處辭禁有自兩禁黜為管庫者葢惟才而是用豈為人而擇官其脩起居注史館修撰即次除知制誥之資序也今朝士不脩廉恥至冒憲章法座之前輒自干請竊謂若此除授宜詳加推擇必其人流才地辭學器識他日可以備大臣之用而後擢處其職文物盛於本朝光華照於天下使名器以重堂陛以隆

論進用臺諫官事體

伏見天禧元年初復臺諫官詔勅云所置臺諫官三年內不得差出仍不兼領職務候及三年或屢有章疏實能裨益特越常例別與陞遷若職業蔑聞言事無取移授散秩仍遣監臨比來朝廷命臺諫官甚異先朝本意蓋臺諫官之設所以切摩理體助為聰明非使其生事招搖為仕宦捷徑也粤自近年增置員數而又進擢殊速聽用過當頗開朋黨險危善良鼓動風波淪胥以敗

比雖易轍尚存遺俗不有丕變曷扶國體乞今後應臺諫官宜如天禧詔勑俾之久於其職以觀其效倘於政令無所發明雖有奏論不適理道稍明黜陟用勵公忠庶明治方以風化下

請致仕官免舉官連坐事

伏見法寺奏斷命官使臣贓罪案後收繫舉主其間或有已致仕官等例皆行勘依法同坐夫保任之制同坐之文所以懲謬舉然知人之明聖賢所難今夫任人於

朝而終身共其累既已重矣其在仕途猶可以布耳目聽察其人之所為變節者得以自聞其致仕官已去仕籍所任之官聲迹不接有才勞則賞典不及罹罪辟則坐累如初彼縉紳大夫之能保名節引年謝事朝廷宜有以優禮之若之何猶使刀筆之吏以非其身之過從而責之臣恐有以傷風教也伏乞聖慈溥加矜察今後官吏犯贓罪舉主有已致仕者更免收繫同坐

請刪定勅令

竊見天聖中刪定編勑於今累年比來鄙庸之人意慮淺近不識大體妄陳利害朝廷輕聽往往行下自邊事之後末議蜂起條令錯出舊章淆亂郡縣承用益駭姦吏因緣出入為弊導民偷薄動開爭端亂獄滋豐民用怨咨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簡易以信之謂也方今之政所謂文敝其民利而巧蕩而弗靜勝而無恥為救之道在簡而信臣愚謂宜刋定法令以明示民選命近臣達政體通時務者三兩員慎舉京朝官之明曉法意

練習民事者五七員類聚天聖編勅後條令其毛細苛
冗者蠲除之違異重復者考正之必事理精審條目簡
便有輔於政者存為著令夫子曰古之知法者省刑本
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夫然後官知守法吏息
舞文民有措其手足玆當今之切務也

請減刺配刑名

按歷代刑法之制蓋自漢文帝除肉刑而用箠令於後
沿革世有增減大體笞杖徒流大辟為法五等至隋髙

頻以經世之才議定科律笞以一十至五十杖以六十至一百徒以一年至三年流以一千里至三千里大辟以絞斬黜損前代鞭刑梟首轘裂之法輕重之凖識者以為盡天下之平唐室遵用惟加流刑以二千里至三千里然而笞杖皆用竹其徒流者不加杖若加杖者即免役諸犯徒應居作者在京送將作監婦人送少府監縫作在外者供當處官役婦人配舂犯流應配者三年俱役一年加役流者流三千里役三年若家無兼丁與

工樂雜戶太常音聲人及習天文并給使散使者方加
杖免役還依本色皇朝建隆四年太祖皇帝神智英武
自立一王之法始建折杖之制一百折二十以次為差
杖制用木而大於箠各有輕重之令犯徒者加杖免役
犯流者加杖配役其情罪尤重者更為加杖剌配之法
逮今百年雖累聖以慈恕御天下欽恤慘恒留神刑典
而科禁條章其實煩密四朝編勑自建隆開寶興國淳
化咸平祥符天聖慶歷八經詳定門目寖廣其剌配之

條比前代絶重前代加役流既不加杖又役滿即放或
會赦即免今刺配者先具徒流杖之刑而更黥刺服役
終身其配遠惡州軍者無復地里之限祖宗之世比條
尚稀臣嘗檢會祥符編勅刺配之罪四十六條天聖編
勅五十四條今慶曆編勅九十九條諸係禁奏取旨又
七十一條比之天聖葢已增倍其間亦有一條該刑名
數節詳而究之比祥符勅幾三倍矣錮械係纍扶老攜
幼道路相望不得至配所而死溝壑者葢不可勝計州

郡積多往往奏乞住配臣恐更歷年載遠方小郡流配益衆漸成淵藪其強猾不逞念已隔絶鄉里親戚不復更自顧藉厲階患萌亦嘗起於所忽也故臣前曾上言乞差官據慶歷編勑及續降勑諸刺配條重行詳定議從減除其情理蠹害顯為人患不可存之鄉里者須用此法諸緣茶鹽酒麴銅礬冒禁以規財利之類約見行刑名輕重別立居役之法合配遠惡州軍者令實役七年配三千里外者六年千里外者五年隣州者三年並

供當處官役不用赦降原免人情安土且開自新之路減逓送之勞息流離之苦州郡役事亦足資助譬招募本城役兵頗省衣糧之給又以少清刑本上洽和氣消遠方之釁兆廣仁政之大體其於治道實繫慘舒

請節録唐書紀傳進御

荀子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當今之世而君必談堯

舜臣必稱禹稷是拘儒迂生之談非適時濟用者也伏
以唐代有天下三百年其間治亂得失詳矣朝廷立國
之紀典刑制度因於唐者也故觀今之政唐氏最近臣
以不敏忝職諫司思有以薦乙夜之親程廣觀文之典
學欲乞今後節畧唐書紀傳中事迹今可施行有益治
道者間録一兩條上進伏乞萬幾之暇特賜開覽善者
可以為準的惡者可以為鑒戒茲亦賈誼晁錯借秦以
喻漢意也

論同天節錫宴

誕辰紀節自唐明皇天下承平務為盛事宰臣張説請以誕日為千秋節相沿至今為大慶會州郡宴設廣作勞費煩擾百姓敝事甚多搜求庖味兼諸水陸是日四方暴殄天物不可勝計唐貞觀中太宗嘗謂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以生日喜樂在朕之心翻成感思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辰更為喜樂之事也今大行梓宮在殯將來同天節願陛下特降御札天

下州郡錫宴只用酒菓素膳誠為得禮以此仁心儉德足以昭奉先之孝廣及物之慈著之於令貽憲後王茲盛德之舉也

論變更舊制事 熙寧三年正月

臣蒙恩朝對今已奉辭竊惟孤陋之質尚偶聖神之會上曆眷遇有異等倫今承特詔而來安敢緘默而去輒獻愚忠上裨天聽臣聞人心惟危患生所忽動危甚易安之實難禁衛六軍邊防三路撫御之法善制具存民

心戎事國之大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若民心危搖戎事興動策慮一失綏輯非易祖宗謨烈國家大計甚所慎重惟此二者不同小事宜隨改易縱有利害容得更張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可以焚物亦可以自焚焚溺之害當在幾之先見造形而悟已是後時害成乃悔何嗟及矣夫人臣之分出處是常家國大業天下重器譬之輜重豈可輕離願陛下思所以置器於安審所以藏身之固廣聰聽於符同之外採公

議於得失之前深察軍民之情厚為社稷之慮使人安
其業上下無怨溥天之下欣戴盛德高拱巖廊之上保此
泰山之安朝廷尊而國體平順氣應而嘉生遂不亦休
哉臣疎外狂瞽不識忌諱以此愚言上荅恩眷退就誅
殛實所甘心

論水害修隄防事

竊惟水之為利害大矣夫欲捍水患全地利非惟開通
溝洫亦當修築隄防今諸州縣有古之障水基迹往往

存者循而視之益古人之勤民其用意周矣頃來因積水言功利者乃欲決舊障以通壅塞不慮為害更廣乞下有司凡議水事檢行通塞利害者必令兼度地形因高卑之勢可成隄障之處為之增修導水就下則中平之田得以稼穡租税入官是為公私之利其舊隄障令州縣常為補築頽缺無令民得擅隳鑿斯亦於水之利害一端也

論京東饑饉請行賑救事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惟其有備恃以無恐近者旱蝗上
貽憂軫京東閒已雨足然二麥不收比至秋成尚隔明
月此路民尤暴悍輕為寇刼不加賑恤必擾鄉閭明道
年中京東饑本路公私無蓄積朝廷憂之乃泝淮濟以
至轉海運糧斛水道艱阻比至多後時無以救荒應卒
伏見京東每歲上供斛斗六十萬石其斛斗多在淄齊
州界旋撥綱船輦運上京臣昨在徐鄆間見緣河諸倉
頗有貯積見今五丈河綱運不絕乞速令且住裝發其

已裝發在路者自曹濟廣濟軍隨處卸納留充賑濟一二百里内州縣人戶並可各隨近便赴倉支給也以至河北東路州縣饑民亦可救賙得及陝西亦有上供小麥三十萬石可以截留應接本路今京城出糶倉糧價甚賤且留兩路一歲上供之數乃是以有餘補不足也見差安撫使將辭行茲亦少副臨遣恩旨

許州潁州舉人父老僧道詣闕進奏以皇帝自忠武軍節度使潁王即位乞恩澤事令兩制

定歸一處

臣等伏詳國朝之制太宗皇帝自開封尹晉王即位真宗皇帝自開封尹壽王冊為皇太子即位仁宗皇帝自建康節度江寧尹昇王冊為皇太子即位累朝即無推恩舊領封鎮故事大行皇帝自齊州防禦使即位本州舉人父老僧道詣闕進奏故有推恩近例今皇帝以忠武軍節度潁王已降制冊為皇太子即位事與先朝有異今據兩州所援恩例事出僥倖皆是妄作干請兼別

無典故稽考乞各勒還本貫

論除兵官事

昨因登對伏承顧問選補軍職舊事臣竊觀國朝故事所除軍職或以邊功或以勞舊或以肺腑據其資任視其履歷有即直除馬步軍副指揮使都虞候者不必自四廂稍遷其例甚多近日所補軍職人材器畧多無素望至於累勞亦無顯效短中取長苟備員而已又遞遷迅速曾微事功如郭逵自諸司使除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不五年已遷殿前都虞候舊事儻未有人且虛其
員俾之兼權以待勞能未為妨闕臣伏見濟州防禦使
向傳範資性謹重和而有守典藩有政常居課最沂州
防禦使劉永年綽有武幹理戎嚴整數守邊郡頗著風
績此皆閥閱舊門地連戚屬右職之中可以寄任閤門
使嘉州團練使劉几自康定慶歷初昊賊初叛命即在
西路久効驅馳從征嶺南備更任使其人履歷出郭逵
之右遠甚此皆可以屬之禁衛者也伏望陛下更加察

訪以備委用

論補軍職

昨差出許懷德後馬步軍皆闕都帥遂自環慶路抽回殿前都虞候王元令權勾當步軍司公事其王元又已年老衰病至于總司軍政亦恐精力不逮切以殿前馬步軍逐司公事不少非惟統率宿衛務要衆整亦須諳熟軍制稍通吏用太宗朝侍衛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員職位相亞易於遷改且使軍伍素相服習邊藩緩急亦

得選用先朝時馬步軍當闕帥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頗
知軍中舊事上言及此先帝甚然之今內則禁兵驕
極須彈壓外則邊患不測常資防備昭亮王元恐未任
專幹心膂除郭承祐好進多事累被彈奏不堪入典禁
軍外乞於以次管軍將校中擇取一兩人赴闕分總禁
衛佐佑扈翼於體為便

樂全集卷二十四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錄監生臣左振麟